

偶尔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话,怦然心动:小时候,跌倒了,会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就哭,没有就默默爬起来;长大后,跌倒了,也会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有就默默爬起来,没有才会哭。

有人说,这就叫成长。如果拿小时候与长大后或老时候做比较,我们会发现,确有很多类似的不同和反差。

小时候,掉了一颗牙,我们会很开心,因为,很快它就会长出新的更坚固的牙齿来;长大后,掉了一颗牙,我们会黯然神伤,因为我们开始老掉牙了。

小时候,觉永远睡不够,要上学,要做作业,还想和小朋友们尽情玩耍,哪有时间睡觉?长大后,空闲时间一大把,却常常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更不会赖床了。

小时候,对世界、对生活、对未来都充满了幻想,常做白日梦;长大后,变得很现实,慢慢学会看淡了一切,懂得调整心态。

小时候,喜欢新东西、新事物,结交新朋友;长大后,越来越喜欢老物件、老朋友,迷恋旧时光。

小时候,帮奶奶穿针,再小的针眼,再暗的光线,都能“一剑封喉”,准确利索地将线穿过针眼;长大后,先是近视眼,远的东西看

不清了,再是老花眼,眼前的东西也模糊了。

小时候,不喜欢苦,只喜欢甜,连药片也要裹着一层糖衣,才能吞咽得下;长大后,对甜的东西

小时候与长大后

孙道荣

反而腻歪了,爱上了苦瓜,爱上了咖啡,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从苦味里品咂出更醇的滋味。

小时候,以为会记住一辈子的人或事,转身可能就忘了;长大后,以为能转身就忘的人或事,偏偏记住了一辈子。多少人世间事,无非是云烟。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后,笑着笑着就哭了。一哭一笑,皆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小时候,以为月亮总是跟着自己走;长大后,开始吟唱月亮走,我也走。因为小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

是中心,全世界都在围着自己转,长大后才明白,自己不是单位的中心,不是家庭的中心,更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在家围着锅台转,在单位围着工作转,晚上围着孩子转。

小时候,哪里热闹就往哪钻;长大后,哪儿清静就在哪儿凉快。小时候,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孤单;长大后,身处闹市,居人群之



边看边聊

安然走四季

李佳慕

那天,见年已不惑的田姐正从杂志上摘抄一则治疗掉头发的小偏方。

我说,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啊,虽然还会再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中年以后,人的头发都是越来越少的,这也是人体衰老的一个佐证。

“照你这样说,那不掉头发倒不正常了?”“是啊,你希望不掉头发,对所谓的偏方笃信不疑,不就像人们都希望能长生不老一样吗?”我们都笑起来。

希望不掉头发,就像希望太阳永挂在天上,希望春天永驻,鲜花永不凋零,尽管美好,可有谁能挽留时间的脚步?有谁能阻止四季的轮回?有谁能改变新陈代谢的速度呢?

没有谁!因为谁也不能。那就让我们怀着平和的心态,坦然地去迎接、珍惜。春的勃发、夏的热情、秋的成熟、冬的内敛都是美。若人间只有春天,我们又如何能领略其他季节的韵致?若人人都因贪恋花的艳丽而希望它永不凋零,那我们如何能品尝到甜美的果实?若人生只有甘甜,没有与吃苦比较,我们怎会懂得感恩和珍惜?

每种经历都是财富,每段时光都有价值。彩虹,是风雨来过时留下的礼物,人生,因为丰富而愈加饱满。不去做企图挽留青春的徒劳之事,只要用心发现每段时光的美好,安然走过人生的四季。



秋色摄影(叶奇)



这个小姐姐,狠的!小姐姐8岁,她的弟弟2岁。这天他们一大家子在一家饭店午餐。结束后,恰巧大人都要上厕所,遂关照小姐姐照顾好弟弟。小姐姐有点不乐意地嘟着嘴,看样子她是经常这样被关照的。待大人们回来后,发现只有小姐姐一人坐在餐桌前玩大人的手机。问她弟弟呢?小姐姐头也不抬地说扔了。弟弟又不是垃圾怎么扔呀?大人们听不明白。小姐姐说:“你们总是让我看好弟弟,他哭了,你们说我不好;跌倒了是我不好;跑远了又是我没看牢;我今天索性把他扔到马路对过‘立壁角’,省得你们总是责怪我。”

养育

哇!这还了得,大

人们好像一下子醒过来了,顿时慌了手脚,顾不得责备小姐姐,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呼小叫的,箭一般“飞”出饭店,还好,弟弟安然无恙,只是站在街沿上,吓得木呆呆的。怎么可以这样?大人们怒斥小姐姐。小姐姐说:“有啥好紧张的,我坐在这个位子上看得到对过的弟弟,我是在远距离照看他。”

那日,几个老同事聚会,其中好几位已晋升为祖父母级,谈论家里的孙辈便成了聚会的热络话题,这是令人最惊诧的一个故事。小姐姐的奶奶说,出了这种事体,我就关照儿子媳妇,不要再为这事训斥小姐姐了,以后家里要注意了,大宝二宝要平衡好。奶奶一边说一边拿手在胸前揉来揉去

中,也会觉得孤独寂寞。小时候,喜欢登高望远;长大后,喜欢在低处看云起云落。

小时候,感觉幸福很简单。父母的一句夸赞,小伙伴的一声问候,得到了一个玩具,穿上了一件新衣服,嘴里含着一颗糖,都会让我们觉得无比幸福、满足;长大后,感觉很简单很幸福。为人情所累,为俗务所困,为生计所迫,越来越向往简单简单的人事,简简单单的生活,简简单单的心境。

小时候,过节就是有好吃的;长大后,过节就是让家人吃好。小时候,一人吃饱了,以为全家不饿;长大后,自己不饿,也要张罗全家的饮食起居。小时候自己病了,全家人围着转;长大后,纵使身心俱疲,也要挣扎着起来。小时候,我们开心了,全家就开心;长大后,全家开心了,我们才开心。

不过,并非小时候都是美好的,自然也绝非长大后都是不美好的。因为我小时候,正是在他长大后;而我长大后,才有了你的小时候。我们都有小时候,也都有长大后,将来还都有老时候,这是一个人的成长,也是一个家庭的成长。你、我、他,小时候、长大后、老时候,就像一条河流的上游、中游、下游,滔滔不绝,奔流不息,绵延不绝。

琵琶弦上说相思

秦来来

弹词名家陈希安先生,92岁高龄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小时候,我看陈希安,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是说书先生,我是小听众。后来,我到电台工作,特别是有一段时间,我搞《星期书会》,他是主持人之一,我是编辑,我们的交往、接触多了,了解也多了起来。

还记得2005年的9月,秋日的北京,天清气朗。正在北京演出的上海

评弹团的演员们,与爱好评弹的外交官们进行一场联谊活动。时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来到会场,看到正在走来的陈希安先生,高兴地上前握住了他的手,亲切地向他问候,问他对北京的气候是否适应,还拉着陈希安的手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每逢星期六下午,就到市区听书,经常听周云端和你的《珍珠塔》,百听不厌。陈希安是常熟人,常熟是评弹的“大码头”。从小受母亲的影响,陈希安常随母出入于各个书场,当时去常熟演出的很多“响档”他都听过,无形中给他打下了学习弹词的基础。因为当时“说书先生”很受受欢迎,收入也高。于是,14岁的陈希

我和复旦新闻系有着与别人不一样的情结。我既在那儿“学步”,当过学生,又在那儿“迈步”,从事过教学工作。可以说,那既是我追梦,也是我圆梦的地方。

我在复旦新闻系足足待了16年。前五个年头是学生,大学毕业后我在江西干了七年新闻工作后,又回到母亲任教,当了十年老师。可以说,我对复旦新闻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经过复旦新闻系六年的寒窗苦读和十年教学锻炼,加上母校母系的老教师们教给我的知识,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和从事新闻工作的本领,这让

身教

李云杰

父亲和女儿一起外出散步,经过一个花坛,他停住了,喃喃道:“里面的草该拔了。”说着便行动起来,但因天干,没有工具,那些草仿佛被干硬的大地牢牢地钳住了,难以拔动。

过了几天,下了场雨。父女俩散步又经过那个花坛,他试了下,泥土松动了,但他只拔了约三分之一,便停了下来,把拔出的那些草归拢成一个小堆,留在里面,说:“会有人拔完并且清理的。”女儿不屑地笑笑,她觉得,父亲不过是爱管闲事罢了。但几天后,她发现花坛中的杂草真的又被人拔掉一些.....再后来,她惊喜地看到:杂草真的全拔光了,且被管理人员清理得干干净净。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最有效的影响,永远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人带头去做。这位睿智的父亲,选择了不把草全拔完,如此,被影响的,不仅仅是女儿。当时看起来似乎缺少结局,但何尝不是为后来的圆满设了一个完美的铺垫?

安,就拜师学习评弹。他的先生是有“塔王”誉称的名家沈俭安。陈希安原名陈喜元,师父给他改名陈希安,希望他像自己一样,成为又一个“沈俭安”。后来的陈希安,果然遂其师父所愿。自从1945年与师兄周云端搭档以后,一部《珍珠塔》享誉书坛,被誉为“小沈薛”,成为弹唱《珍珠塔》的优秀传人。年纪轻轻便与蒋月泉、张鉴庭、张鸿声等同时成为震动上海书坛的“七煞档”。他的数十年评弹生涯,与《珍珠塔》这部书紧密相联。1995年上海电视台“电视书场”录制的第一部长篇,就是他“与‘师妹’薛惠君弹唱的《珍珠塔》;不仅如此,2000年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的长篇弹词《珍珠塔》,就是陈希安与自己的徒弟郑樱弹唱的。陈希安虽拜于沈俭安

生了可喜的变化。就我所经历的,新闻系办公地点就搬了三次家,先从800号独栋两层小楼,搬到和哲学系合用的200号大楼,后又迁入新建的文科综合大楼,直到今天的独立大院。更重要的是,她的内涵日益丰富,影响越来越大,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多种学科、多个专业,堪称一流的新闻学院。建系以来,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风以及新闻系“好学力行”学风的熏陶下,新闻系青春常驻,桃李天下。无论经历过多么艰难的岁月,新闻系一直没有停办过。很多新专业、新学科的设立,包括首建新闻学院(系)前列。她为我国培养高质量的新闻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尊敬的老校长、新闻系首任系主任陈望道先生,亲自领导过我们,系主任王中教授及其他诸位师长给我们留下了极丰富的办学经验和科研成果,是我们弥足珍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走笔至此,千句并一句:是复旦新闻系使我实现了从“学步”到“迈步”的华丽转身。我情牵复旦,爱在新闻系!

鼎之作。陈希安亦是颇有心得,流畅明快中尽显其口齿伶俐、中气十足的好唱功。尤其是“纵使姑娘欺负你”一连串排比唱句,酣畅淋漓,一气呵成。

和很多优秀的弹词艺术家一样,陈希安不“死学”,而是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根据表现的不同的人物性格,创造性地学习运用。在“方脚哭诉”的唱腔上,陈希安更多地运用了“沈调”特点,在叙事为主的书调上又加强了抒情意味,运腔比薛调为特色的“痛责”较为委婉,吐字收韵的音色也比较柔和厚实,因此表现的感情比较含蓄。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希安参加了很多现代中篇的演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王孝和》。在这部中篇评弹中,他和蒋月泉在书中起的角色就是王孝和。因为蒋月泉演唱的“写遗书”在听众中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陈希安在演唱“党的叮咛”这段唱时,将“蒋调”旋律融于“薛调”唱法中,同样充满感情,唱出了新意和自己的特点。直到现在,“党的叮咛”这段唱,还是票友门口口传唱的经典唱段。

陈希安喜欢蒋调,自己唱起来也是另有一功,叫用“薛调”来唱“蒋调”。1986年他到香港演出,还演唱过蒋调代表作《宝玉夜探》。他对唱“蒋调”不仅有兴趣,还颇有心得。1989年,他重新加工、录音,演唱《宝玉夜探》,那时,他已花甲之年,居然唱得神情饱满,韵味十足。

陈希安先生没有走,他依然生活在热爱他的书艺的听众们心中!

从“学步”到“迈步”

丁法章

我在这些年的新闻实践和领导工作中站稳脚跟,有所长进,也有了多本新闻著作的出版。饮水思源,回顾这些年来的成长,是复旦栽培了我们,是母系让我们在经过严格的基础教育和正规训练以后,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领域里得以为读者作出自己的贡献。

复旦新闻系自1929年诞生以来,风雨兼程,走过了90年的坎坷道路。90年来,我们的母系发



父亲和女儿一起外出散步,经过一个花坛,他停住了,喃喃道:“里面的草该拔了。”说着便行动起来,但因天干,没有工具,那些草仿佛被干硬的大地牢牢地钳住了,难以拔动。过了几天,下了场雨。父女俩散步又经过那个花坛,他试了下,泥土松动了,但他只拔了约三分之一,便停了下来,把拔出的那些草归拢成一个小堆,留在里面,说:“会有人拔完并且清理的。”女儿不屑地笑笑,她觉得,父亲不过是爱管闲事罢了。但几天后,她发现花坛中的杂草真的又被人拔掉一些.....再后来,她惊喜地看到:杂草真的全拔光了,且被管理人员清理得干干净净。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最有效的影响,永远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人带头去做。这位睿智的父亲,选择了不把草全拔完,如此,被影响的,不仅仅是女儿。当时看起来似乎缺少结局,但何尝不是为后来的圆满设了一个完美的铺垫?

安,就拜师学习评弹。他的先生是有“塔王”誉称的名家沈俭安。陈希安原名陈喜元,师父给他改名陈希安,希望他像自己一样,成为又一个“沈俭安”。后来的陈希安,果然遂其师父所愿。自从1945年与师兄周云端搭档以后,一部《珍珠塔》享誉书坛,被誉为“小沈薛”,成为弹唱《珍珠塔》的优秀传人。年纪轻轻便与蒋月泉、张鉴庭、张鸿声等同时成为震动上海书坛的“七煞档”。他的数十年评弹生涯,与《珍珠塔》这部书紧密相联。1995年上海电视台“电视书场”录制的第一部长篇,就是他“与‘师妹’薛惠君弹唱的《珍珠塔》;不仅如此,2000年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的长篇弹词《珍珠塔》,就是陈希安与自己的徒弟郑樱弹唱的。陈希安虽拜于沈俭安



七夕会

七夕会

座位空出来了,妈妈坐了上去,弟弟又从自己的座位上滑溜下来,要坐妈妈怀里。于是妈妈一手搂着弟弟,一边看手机。然后弟弟的小腿就开始来回晃悠,不时地踢到姐姐,却屡屡“告状”说姐姐碰到他了。妈妈只顾看手机,也不看实际情况,关照姐姐不要碰弟弟哦。姐姐也不申辩,双腿并拢又往里缩了缩。但是弟弟晃悠的幅度又加大了,姐姐索性不坐站了起来,靠在扶杆上。不料,弟弟又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坐到姐姐的位子上,然而妈妈依然看手机。坐在他们对面的我,很想提醒年轻的妈妈,你要注意喽,不要等到哪天小姐姐发飙,把弟弟扔到马路对过“立壁角”你才震惊哦。